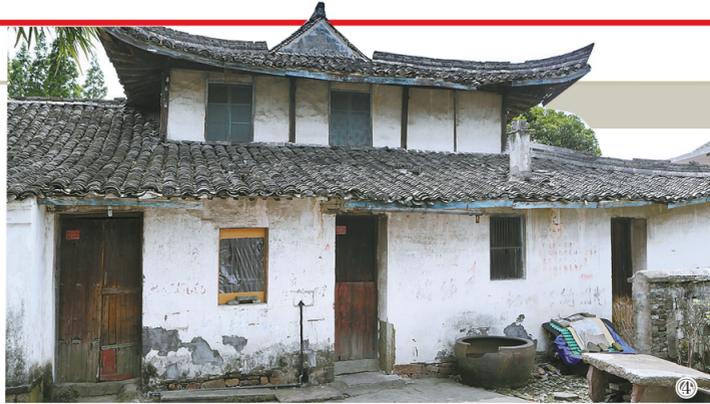


『第五立面』面面观

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宋代俞皓将中国的房屋总结为“三分说”——上分(屋顶)、中分(屋身)、下分(台基);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又归纳出中国古建筑具有“三段式”的特征,即屋顶是“三段式”中最上面的一段。还有专家称屋顶是独具魅力的“第五立面”,屋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老百姓常将屋顶说成屋面,其实屋顶和屋面还是有区别的。屋面是指建筑物屋顶的表面,也指屋脊与屋檐之间的部分。换言之,屋面是屋顶中面积最大的部分。

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屋顶种类主要有硬山顶、悬山顶、歇山顶、庑殿顶四种。

硬山顶即硬山式。它又分为尖山顶、圆山顶(即屋顶呈圆弧形卷棚式)两种。主要特征是屋顶只有前后两坡,两侧山墙直接与屋面相交。

悬山顶即悬山式。主要特征是屋面也只有前后两坡,但屋面两端悬出山墙外,梁架多外露。

歇山顶即歇山式。主要特征是屋面有四坡,前后两坡屋面一坡到顶,收于正脊。左右两坡(两山)屋面分为两段:上半段(三角形)呈硬山的形式,下半段屋面与前后坡屋面四面相交,交于戗脊。

庑殿顶即庑殿式。主要特征是屋面也是四坡,前后两坡相交形成一条正脊。左右两坡屋面与前后两坡屋面相交增加了四条脊。所以,庑殿建筑也叫四大坡、四阿殿或五脊殿。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古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屋顶形式。

由以上四种屋顶通过不断组合,可衍生出更多种类,如攒尖顶、勾连搭顶、盔顶、盂顶、十字脊顶、万字顶、灰背顶、拱顶、单坡顶、棋盘式屋顶等。

这么多屋顶,在宁波能找到哪些?笔者就此进行了梳理。

在宁波,硬山顶老屋占了传统建筑的九成以上。其次是悬山顶、歇山顶、庑殿顶,但不多,比较难见。其他的更少,甚至找不到。

图1,硬山(尖山)式,在宁波比比皆是。摄于鄞州东钱湖莫枝村西村。

图2,硬山、歇山、庑殿式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。右是小平屋,庑殿顶;中是歇山顶,是楼屋,乃当年村上最好的老房子;左是小平屋,悬山顶。此图是2000年鄞州姜山走马塘村尚未开发时所摄,很难得。

图3,悬山式,所摄是我老家的东邻,屋主周氏。这种悬山式房子过去不难遇上,较典型,悬出山墙外的一截屋面用斜柱支撑;木椽(梁架),上半段(二楼)外

露;下半段(底层)用土墙加固,将木椽封在墙内,有小青瓦铺檐。这个老屋如今早已被拆除,此图多年前摄于慈溪原浒山镇北门小山前路。

悬山式的老屋在余姚低塘的老街河边也拍到过,过去水乡河边常能见到,估计与它体量较小有关,随河岸搭建,方便又省钱。余姚鹿亭李家塔村廊桥的进口处也采用悬山顶,慈溪观海卫瓦窑村上湾294号也有这类老屋,别处肯定还有不少。

图4,歇山式。歇山式屋顶我找到了很多,慈溪桥头镇小桥头村大房的一栋民居较有代表性。歇山式多用于楼房,因此往往是重檐结构。歇山式特征主要体现在顶楼上:顶上有一个三角形的“尖岗”,尖岗是硬山,沿着两坡往下延伸是高翘的两个屋角,这就比硬山顶、悬山顶更漂亮。左右两条上翘的屋脊与尖岗下垂的边棱没有交接(家乡一带的歇山式往往是这样的)。按理,交接会更加美观,为什么不交接?有待继续研究。此图反映的是该屋一个侧面,不是正立面。这类房子居住面积比较大。

宁波面积最大的歇山式老屋,当数作为宁波中心城区地标的鼓楼。据载,它始建于唐长庆元年(821年),是宁波历史上正式置州治、立城市的标志。1930年对其进行改造,在正脊上增建了钢筋混凝土正方形瞭望台。宁波鼓楼原是三层三重檐木构建筑,顶上三角形的尖岗也起垂脊,建筑十分精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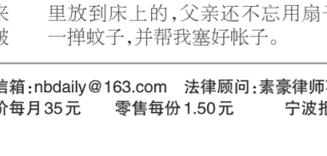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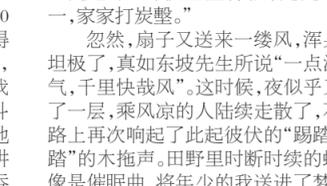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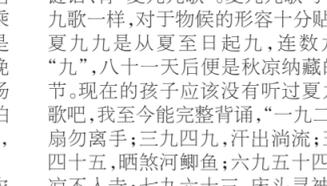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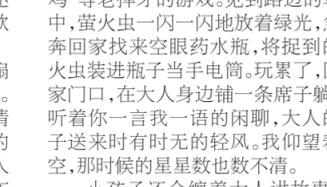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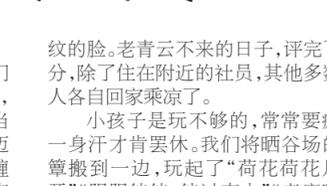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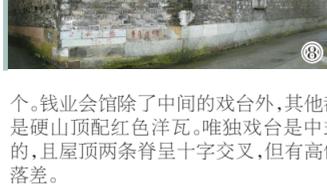
另外,慈溪浒山西门桥东南角的旧关帝庙老屋、慈溪浒山虎屿山东麓原三官殿、慈溪白沙路街道白沙朝北凉亭、慈溪掌起原袁市老街中心的一栋老店屋、余姚低塘黄湖村湖南山一栋老民居,均为歇山式建筑。

图5,庑殿式。慈溪浒山西门原大同医院,建于1929年,此栋房子是“西风东渐”的产物,中国庑殿式风格较明显,不过由“四大坡”搭成的五条脊,使用的是西洋脊瓦,较简洁。大同医院不复存在后,由原家属居住,成为民居。慈溪旧城区改造时被拆除。

我找到的另一座庑殿式老屋,是海曙章水蜜岩村原蜜岩小学校舍。蜜岩小学1934年由应祖禄创办,比大同医院迟了5年。校舍现已改为他用,但中西合璧两层楼庑殿式建筑的风韵依旧。

图6,攒尖顶。攒尖式房子在宁波很难找到,我在奉化溪口镇溪村看到一座古碉楼是六角形攒尖顶,可能是孤例。不过,攒尖顶在塔上的应用比较普遍,如天封塔、阿育王寺塔、慈城彭山塔,都是六角形攒尖式的。

图7,十字脊顶。这种房子现在实例很少,宁波钱业会馆戏台屋顶勉强算一个。



回味

儿时的棒冰

虞燕/文 顾玮/摄

小时候,一个不注意,明晃晃的夏天就如男孩们把玩的球,倏地被踢到了跟前,每一缕阳光狠狠发力,毒辣辣地射向大地。知了叫得没完没了,像大人们没完没了的唠叨。

小孩子在大太阳下玩得满头大汗没感觉有多酷热,在家静待着把扇摇得“哗哗”响却还是烦热。这个当口,轻灵灵的吆喝声翩然而至,“卖棒冰哟,赤豆绿豆橘子奶油棒冰哟——”棒冰冒出的冷气似乎混进了空气里,沿着某条线路找了过来,我的身体和心灵同时被清凉了一下。从家门口望出去,果然,头戴宽檐帽肩背棒冰箱的女子正缓缓而行。弟弟紧张得语无伦次,快,快,卖冰棍的要走了!而后,迅速从母亲手里接过钱,大风一般刮了出去。

一直觉得棒冰箱好看,白色或蓝色,四四方方,上书“棒冰”两字。箱子里垫满棉絮,棉絮里整整齐齐地码着棒冰,一打开,白汽和甜香味都逃了出来,一秒钟都等不及,赶紧把钱递过去。棒冰到手,迫不及待地剥去包装纸,送入口中的那瞬间,有一种幸福的眩晕感。可不舍得咬着吃,慢慢吮吸,让凉凉的甜味顺着喉咙进入体内,顿时,如一股清泉流过全身,分外凉爽。最后,只剩下木棍儿,那也不愿马上去掉,毕竟,它还有棒冰的余香呢。

卖棒冰的吆喝声每天会传来好几次,有人步行,有人骑自行车;有时女声,有时男声;有时悠长,有时短促。大人给零花钱的次数有限,而

道考古

雨中的回忆

张晓红/文 顾玮/摄

读小学低年级时,下雨天,有一位瘦小的女同学拿着笨重的油布伞来上学,路上伞不慎被大风吹落河里。她下河去捞,人也沉下去了,幸被好心的大伯救起送到学校。她哭泣不止,说家里五个大人两把伞,把伞弄丢了,要被妈妈骂。

老师就此提醒小朋友,不要撑伞改为穿雨衣。于是,各式各样的“雨衣”出现了。

有两个离校很近的男同学,别出心裁地在荷叶里摘了几片大荷叶,用细竹丝串起来,戴在头上,披在肩上。裤脚高挽,只穿一件小背心,肋下夹着文具和外衣的生锈火油箱,一路狂奔而来。进了教室,从扁扁的火油箱里拿出干抹布擦一下身,把外衣穿上。旁边的一些男同学扯着大荷叶玩。

还有一个男同学,家里有一件从远古年代留下来的长长的棕黑色帆布雨衣,中式斜襟横档纽。他父母舍不得剪短,就让他凑合穿上。他两手撩起袍角,一路小跑翼翼地走来。同学们“哗”地一下笑开了,称他为“黄世仁”。

有一个女同学的妈妈在一件五颜六色补丁摺补丁的旧衣服上,缝上一块块破伞上剪下来的油布,另将一块长方形拼接起来的破伞布对折,缝了一顶尖角帽。女同学穿戴这样的雨衣雨帽走进教室,其他同学忍不住哄堂大笑。她脱下雨衣,里面的衣服还是湿透了,她又冷又羞,难过得哭了起来。

全班就数我的雨衣最高档了,我们称其为“塑料雨衣”。它是父亲从上海给我买来的,浅蓝色,头上一顶尖角帽,镶着深蓝色的绸布条,很漂亮,可惜没有袖子。同学们围着我看稀奇,说它像“蓝乌龟”。有调皮的男同学把雨衣套在身上,学乌龟在地上爬。没穿多久,雨衣就破了,母亲用布缝补后我接着穿。

当我上小学高年级时,几个岁数大一点的农家孩子,就把父兄下田劳作时穿的棕桐蓑衣、尖



如今在怀旧场景中还能看到的棒冰箱

吆喝声特别不识相,你方唱罢我登场,来来回回,甚而索性在近处停下,可劲地吆喝,惹人心痒。

这样的“折磨”让我下定决心,织网得更加勤快些,那么,母亲就会多分我“工钱”。那时,女人闲在家织网是常事,就为赚点手工费补贴家用。暑假里,小孩子纷纷加入,毕竟,谁也不会嫌零花钱多呀。我家院子大,夏日的夜晚,左右邻舍的婶婶、阿姨、姐姐们连凳子带网一搬,凑一块儿织网、聊天、看电视。我们小孩子玩了会儿游戏,便跟着自家大人织网或缠梭子。我们活干得不多,一提起“工钱”倒理直气壮,好似被统一调高了音量。大人们笑道,哎呀,田鸡笋倒翻了。

卖棒冰的吆喝声适时响起,穿过薄薄夜色,清晰地钻入我们的耳朵。院子里安静了两秒,随后,有零钱的孩子拔腿就往外跑,没零钱的缠住大人预支“工钱”。卖棒冰的人仿佛知晓这边动静,吆喝声一遍紧过一遍,如急促的鼓点,催着人不管不顾地奔他而去。

不一会儿,小孩子手举棒冰归来,神气得像举了火炬。继而,品咂棒冰的声音恣肆地响起。

夜风拂过,甜润润的气味随之飘远,白天积聚的暑气亦消散得差不多了。



蓑衣、斗笠是旧时的雨具

角竹斗笠作为雨具了。在课堂外脱下,一甩斗笠和蓑衣,一地的水渍。然后,斗笠、蓑衣一起挂在课堂后边的墙上,引得我们上课总是往后看。也有同学已会吟诵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诗句,很想体验一下秋江垂钓老人披蓑衣的滋味,哎哟!蓑衣笨重闷热又扎人,哪有诗词中所描绘的风情。

另有几个农家同学,他们的父母用尼龙薄膜缝制了有袖子的雨衣,轻薄半透明,风头一时盖过了我那件已有布补丁的“乌龟雨衣”。

刘老师做新娘从上海回来后,有一次借给我穿“大地牌”雨衣,我才知道原来世上还有那么好的雨衣。雨衣长至脚踝处,既柔软又不漏雨。雨滴落在帽子上,有轻柔的“嗒嗒”声,好像刘老师上课讲话的声音。那时,我真盼望下雨天多一些,妈妈不要来接我,老师就会把这件雨衣给我穿上,扶送我回家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在美国生活的姑妈来电话问我要什么礼物,可让她同学带来。我不假思索地说:要一件雨衣。

当我见到浅米色、有帽子有腰带、双排纽扣的漂亮雨衣时,眼前马上浮现出刘老师亲切的笑容:她微笑着帮我穿好雨衣,扣上纽扣,牵着我的手,小心地走过泥泞河塘路。她自己打着旧油布伞,一侧的衣服全湿了……

姑妈来电话说,雨衣上海就有,质量很好,是托她同学在上海买的。

过了一年多,发现雨衣的右肩处被磨薄了,并已开裂。母亲在里面垫了一块相似的卡其布,密密缝住。这件雨衣我又穿了好多年。

闷热夏夜,扇勿离手

慢时光

叶龙虎 文/摄

闷热的夏夜,最怀念老底子乘凉风的场景。

傍晚时分,太阳还挂在山头,我们兄妹就开始打扫门口的道地,从河埠头拎来一桶桶水,泼在发烫的石板上。太阳下山了,我们抬出桌子,打开饭桌,搬出架架上熟的“和饭”。父母都去田头了,不到10岁的我充当天家庭农忙“炊事员”,人矮够不到灶头,就在脚下垫一个小凳子。洗掉黄泥的灰蛋和洗干净后对劈的马铃薯,要塞在熨斗瓣酱、咸鱼、臭冬瓜的碗碟中。饭出镬后,将熨斗的马铃薯剥皮捏碎拌入咸鱼。灰蛋是好菜,需要限量,将一只蛋劈成四块,每人自觉捞一块。完全黑了。煤油灯下,父亲一边喝着烧酒,一边享受着已吃晚饭的

儿女从背后扇过来的风。

祖父在世时,乘凉是不出大门的。我在天井里帮他支好帆布躺椅,趁祖父还在洗漱,我先躺一会儿。当80多岁的他摇着蒲葵扇颤巍巍地迈出篱子门,我立马坐到小凳子上,缠着祖父讲故事。祖父讲过江亚轮海难的亲身经历,惊心动魄,讲完了还感叹:“做人要积德行善,己所不欲勿施于人,好人才能逢凶化吉。”

听到围墙外有嬉闹声,我将扇柄往裤腰后一插,飞一样奔出大门。晒谷场里,空气中弥漫着新谷的清香,星星挂在天空中,眨着眼睛,远处不时传来狗吠和蛙鸣。人们驱着木拖、背着竹椅,并摇着用布条编边的蒲葵扇、蒲草扇、麦秆扇出门去,路过邻居家就大声吆喝:“乘风凉去啦!”说是乘风凉,主要还是评工分。我当记工员的那会儿,每晚将三斗桌扛出来,作为临时办公场所。高道地旁住着一位我叫阿友伯伯的社员,他总是从家里抱来艾蒿,点燃,为大家熏赶蚊子。

评完工分,分派好第二天的农活,接下来是乘凉时光了。老青云是村里最会讲故事的,当年也就50来岁吧,他讲的故事绘声绘色,记得讲过《薛仁贵征东》之类的长篇,十天半月也听不完。他一来,我立马起身让座,评工分的三斗桌成了讲故事的讲台。只见他喝一口茶,接上天晚上讲过的由头。别看他语慢吞吞的,很吊人胃口,每到紧要关头,总要掏出烟,点燃“自来火”的一刹那,火光映红了他布满皱



用麦秆编织条编边的蒲葵扇

羽毛扇

书法家题诗的古典八角宫扇